

响上红嘴



山东人民出版社

1217/77

DE 41/15

湖 上 红 哨

山东省学联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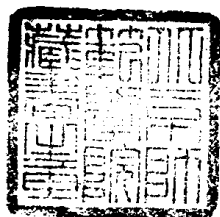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8628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济南



868628

湖 上 红 哨

山东省学联 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5 印张 125 千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 10099·1559 定价 0.42 元

王众音同志

在全省在校大学生文学作品 评选发奖会上的讲话（代前言）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同学们：

首先让我向在这次大学生文学作品评选活动中获奖的同学表示热烈地祝贺！向他们的指导教师和为这次评选活动付出辛勤劳动的文学工作者表示亲切地慰问！希望全省大学生继续努力，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在老师的指导下，继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激励广大同学和人民群众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现在的大学生将是我国四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党和人民对你们寄托着极大的希望。当前在国家还不富裕的情况下，还为你们创造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希望你们一定要珍惜它、爱护它，千万不要错过了大好时光。要通过学习和艺术实践、科学实践，树立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要真正掌握进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领，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材。

学生会是高等院校中学生自己的组织，希望你们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祖国四化建设的合格人材中，充分发挥党的助手作用。要根据青年的特点，采取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和共产主义品质教育，广泛深入地开展“学雷锋，创三好”，“五讲、四美”活动，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合格的大学生，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做出更大贡献。同时也要及时向学校领导反映同学们的意见和要求，并帮助学校党委去具体解决这些问题，切实起到党联系广大青年学生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关心和做好大学生的工作，不仅学校有责任，而且各级党、政部门都负有重大责任，要与学校紧密配合，互相支持。今年以来，省学联先后举办的大学生文艺会演、美术书法展览和这次文学作品评选活动，得到了各大专院校和团省委、省教育厅、省文化局、省文联、省直各宣传部门的大力支持，使这些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希望省学联要继续推动各有关部门，把这一有意义的精神文明的活动开展得更好，为培养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人而努力！

祝同学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目 录

王众音同志在全省在校大学生文学作品评选发奖会上的讲话(代前言)

农民老子	烟台师专	矫 健(1)
邱八爷赶会	山东农机学院	魏 华(22)
爱看闲书的女人	山东大学	谢维衡(27)
湖上红哨	菏泽师专	贾祥伦(40)
伞	曲阜师范学院	王洪荣(51)
秋 夜	曲阜师范学院	张树亭(63)
捉蜜蜂的孩子	山东师范大学	孙素丽(74)
二掌柜	山东大学	李铭政(88)
晨风,轻轻地吹	聊城师范学院	曲金良(105)
雪夜,他和她	山东大学	朱幼棣(118)
霞 姐	山东大学	杨争光(128)
梨花情思	曲阜师范学院	李养玉(138)
山色赋	山东工学院	李耀曦(146)
“一多楼”抒怀	山东大学	马庚存(149)

我爱“死不了”	山东建材学院	霁 情(157)
小桥流水	山东大学	孙芙蓉(160)
足 迹	山东师范大学	任晓峰(164)
一片绿叶	山东农机学院	王海国(167)
我思念你呵，家乡的河	曲阜师范学院	李金平(170)
闹新房	济宁师专	陈永太(177)
孩子，你牵着我的梦	曲阜师范学院	周成海(179)
极 顶	济宁师专	林寿彤(181)
中秋吟月	山东工学院	李日升(182)
风	昌潍师专	李小文(187)
根 须	昌潍师专	李红霞(189)
希 望	山东大学	耿建华(191)
我和祖国	山东经济学院	王明海(193)
生命的颜色	济宁师专 贾长岭	丁同玉(194)
书 笺	聊城师范学院	尚国超(196)
春	聊城师范学院	常跃强(198)

农民老子

烟台师专 矫 健

老牛筋其人

葛家庄的葛老根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交往人，对了心思，就是朋友；话不投机，半句不说。据说，他种烟叶很有两下子，常常装满了烟荷包，到大道上转悠。遇上歇脚的过路人，他就把烟荷包递过去：“尝尝。”别人抽了烟，叫一声：“好烟！”他就把满满一荷包烟倒进人家的烟荷包。假如别人抽一口烟，品品味，说：“烟不错，就是呛劲太大了。”他就一把夺过人家的烟袋，把一锅烟全磕在青石板上，唧啷一声：“不会抽，别糟踏我的烟！”甩手而去。长了，人们都说：“葛家庄有一根老牛筋。”

老牛筋的长相打扮也很有趣。他墩实、强壮，但是个很矮。个矮吧，上身又很长，占全身比例的三分之二。清晨，他站在桥头，闭着眼睛打算生产队里的活计，一动不动。你透过淡淡的晨雾看去，桥头上好象树起一座石碑。

他头上老是戴一顶乌毡帽，从来不洗。青年们背地里“损”他，说有一次他大扫除，用笤帚扫扫他的乌毡帽，这一扫，竟扫下一堆虱子。虱子或许没有那么多，半斤八两的油污却

一定是有的。他的屁股上，终年挂着一串东西：烟袋荷包，火石火绒，钢块铁钎——均是抽烟用品。他虽然铁板着脸，挺吓人的，孩子们却不怕他，走到哪里，总有一群跟着。这些毛猴子，瞅他不注意，就伸手拍那一大串宝贝，拍一下，“哗啦”一响，再拍一下，又一响。孩子们轮流拍，他的屁股后面就老是“哗啦哗啦”地响。

老牛筋的儿子葛平在县里当“官”，是农机局的局长。葛局长对父亲的感情很深，常常在办公室里聊天，讲他父亲的故事。他总是这样开头的：“我那农民老子……”在他的心目中，父亲是典型的农民。

葛局长最喜欢讲打火机的故事：有一年，他回家看看老父亲，买了一只打火机给他。那时农村还没有打火机，这礼物送给年青人，是最上等的。父亲伸出满是老茧的大巴掌，笨拙地接过打火机，用鼻子闻闻，玩弄了一会儿，往炕角落里一扔，说：“这玩艺儿不好使，还有一股油烟味。”他摸出火石火绒，使钢镰一擦，点着了烟，香喷喷地吸一口，说：“我不信世上有比这更好的东西！”

葛局长说，他的农民老子怪脾气多着呢！不肯穿新衣服，穿上了又不肯换下来，不肯喝开水，不肯吃机磨面……总之，一切生活习惯都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保守，骨子里的保守。”葛局长最后总结道，“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啊！”

保守归保守，老牛筋可是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四十年

以前，他到东山去赶集，听了八路军的一个干部的演说，回家就对老伴说：“我信共产党了。”

老伴撇撇嘴道：“你就信你自己。”

“不，我真的信共产党！”老牛筋认真地说，“你猜他们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打鬼子，他们减租减息，将来还要分土地给咱穷人！嗨嗨，你没去听听，人家讲的话，句句都是理，都是咱庄稼人的理！我就信庄稼人的理，我就信共产党！”

不巧，第二天他的连襟来走亲戚，劝他加入红枪会。红枪会是地主豪绅组织的地方武装，暗底里和八路军作对。那连襟把红枪会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入了会都是财主的兄弟，早晚财主要把财产拿到会里平分给弟兄；说什么红枪会有中央军做后台，入了会能升官能发财……老牛筋听够了，用旱烟袋敲敲炕帮，问了一句：“红枪会和八路是一股的吗？”

“哼，八路算哪门口的神？”连襟皱起眉头来，“那都是共产党的兵。谁要姓了共，早晚要砍头！你别看他们现在闹腾得欢，中央军来准拾掇他们。啊，不！俺红枪会就能赶跑他们……”

“滚！”老牛筋简简单单地说道。

“你怎的了？不认亲戚了？”

“滚！”

于是，老牛筋的亲戚中再也没有这个连襟了。后来，村里有几个参加红枪会的，夜里偷偷地开会，老牛筋转了个心眼，趴在窗台上听了听。他断断续续地听到：“暴动”、“砸

区委会”……几个字，知道这帮歹徒没安好心，连夜跑到东山，把这情况报告给区里。区长拉着老牛筋的手，感激地说：“伙计，留个姓名吧！”

老牛筋窘迫地抽出手，牛头不对马嘴地说：“你们讲理，讲庄稼人的理……庄稼人盼过好日子啊！”

说完，他转身跑了，矮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解放后，老牛筋每年都当选为队长。开始干得还行，不是当模范，就是评先进；越往后，他就越吃不开了。他总是出力不讨好，因为他认死理，怪脾气。

比方说，去年来了一批除草剂，别的队争的争，抢的抢，把药往地里一撒，草就死了，又省事又省力。老牛筋就是不肯买除草剂，领着社员们上山顶着毒日头，一锄一锄地锄了三遍地。大家一肚子不满意，背底里戳他脊梁骨，骂他。可是，到了大年三十分红的时候，四队的劳动日拉得最高，社员们数着一叠叠的人民币，个个喜笑颜开。这时候，老牛筋就开腔了：“打完地瓜干，队长换换班。我挨了一年骂，再也不干了，你们另选队长吧！”但是选举结果，他总是得满票。社员们都信服他，因为他最会当家。就说那除草剂吧，好归好，要花钱买呀，农业成本高了，劳动日价值就低；再说，劳力充裕，给庄稼多松松土，有什么不好？这个道理锄地的时候大家不懂，拿钱的时候就都懂了。所以老牛筋年年挨骂，年年当队长。

老牛筋就是这样一个人。

“不要拖拉机！”

四队积累起一笔钱，有人提议买一部拖拉机。老牛筋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要拖拉机！”要什么呢？他不说，大家也不知道。

今年开春，村里传开一个消息：他们的东山公社，被县委列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点，大批的拖拉机、康拜因开进公社拖拉机站，今年就要一举实现农业机械化。社员们喜气洋洋地说：好了，这下庄稼人可以翻身了，从播种到收割，手上不用沾点泥了！

开始春耕的一天，果然，一队拖拉机开进了葛家庄。各生产队长都集合到大队院子里，领拖拉机耕地，唯独老牛筋没来。拖拉机站长老王憋了一肚子火，说：“走，把拖拉机开到四队地里去！”

拖拉机停在地头，轰隆隆地响，这响声总算把老牛筋引出来了。矮个老汉蹒跚地走到拖拉机边上，往地下一蹲，石碑似的长身板，就靠在后面的大轮子上。他微闭着两眼，摸出屁股后边那“一大串”，不慌不忙地抽起烟来。老王一看这光景，在心里骂道：“这老家伙，太目中无人了！”但他听说过老牛筋的脾气，只好把火压下去，把嘴巴凑到老牛筋的耳边，连叫带嚷地宣传机械化的好处。

拖拉机吵得厉害，老牛筋的旱烟又太呛人，不一会儿，老王就被折腾的精疲力尽了。他把手搭在老牛筋的肩上，鼓

起最后一点劲喊道：“怎么样，老伙计？”

老牛筋把老王的手从肩上拿开，眼睛也不张开，喊了一句：“你走吧，我不要拖拉机！”

老王以为自己的耳朵被拖拉机闹坏了，又问：“你说什么？”

“不要拖拉机！”

这一回是清清楚楚的了。老王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跳上拖拉机，闭死油门，站在老牛筋的头顶上方喊道：“你，你，你真是‘破坏四化分子’！真是绊脚石！”

老牛筋好象睡着了，依然背靠着大轮子，闭着眼睛。老王又从车上跑下来，差点把鼻尖顶到老牛筋的额头上，道：

“这是县委的指示，东山公社的地必须全部用拖拉机耕！你听见没有？”

老头子把脖子一梗，道：“就不！怎么了？”

老王气得就地转了两个圈，向驾驶员挥手道：“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小李，你发动机器，马上给四队耕地！”

这时候，老牛筋把眼睛张开了，人也从地上站起来。他没有火，反倒笑了：“哈哈，天下真有好人哇！王站长，你自己愿耕就耕吧，我是不付钱的。”说完，转身走了。

老王追上去，说道：“不给钱还行？油费、保养费、驾驶员工资从哪里出？你这人讲不讲理？”

老牛筋一面走一面说：“你甭想从我这儿拿到一个子儿！”他又挥挥手，对看眼的社员叫道：“走，走，快刨地

去！”

老王看着那矮小的背影，咬着牙道：“这根老牛筋！”

到底为什么？

老王恼悻悻地把拖拉机开回公社。他推开拖拉机站办公室的门，就看见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打电话。那人扯着宏亮的嗓门说：“喔，还有这样的情况？……你们要耐心地做工作，斯大林、毛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嘛！好，好……就这样！”

老王听见这声音，就觉得鼻子一酸一酸的。等那人放下话筒，他就带着哭腔叫了一声：“葛局长……”

农机局长葛平迅速转过身，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盯住老王看，嘴里问道：“怎么了？”

“我叫你那农民老子赶回来了！”老王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葛局长。

葛平站起身，在屋子里踱步。老王喃喃地道：“真是咄咄怪事，你把好处送到他手里，他还要赶你走呢！”

葛平笑了：“你是不了解我那农民老子，他呀，这回是把拖拉机当作打火机扔了！这样的情况其他地方也有，刚才钟家沟来电话，就说这事情……”他猛地收住脚步，也收起笑容，一挥手说：“走，跟我回葛家庄！我就不信，农业机械化的滚滚洪流，卷不走几块小农经济的硬石头！”

两个人跳上刚熄火的拖拉机，又开回葛家庄去。

东山公社这个点，是由葛平负责的。今天离开县城时，县委书记拉住他的手，亲切地说：“老葛，这会儿你是咱们县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先行官啦！你下去住几天，回来写个报告，我等着你啊！”葛平满怀信心地来到东山，可是出师不利，一来就不得不和他的农民老子交手。别看他常说父亲的笑话，心里却怀着几分敬畏——对付那个老头子，可不是件容易事！

拖拉机到葛家庄，正是半头晌时分，葛平向乡亲们打听父亲，人们说，他领着部分社员上北山耕地去了。老王问：“怎么办？你去找，我等着？”

葛平思忖一会儿，道：“不，去北山有四里多路，来来回回就把时间耽误了。你们先去耕地吧！”

老王犹豫道：“敢吗？”

“敢！”葛平很有信心地说。

这时，地里跳出个中青年，招呼驾驶员道：

“小李子，我领你耕！”

这中青年是四队社员，叫二虎，十足的拖拉机迷。他和每个驾驶员都是朋友，有了机会，就偷偷摸摸地爬上拖拉机试试。他看见有葛平作主，胆子就壮了，自告奋勇地要求做助手。葛平认得他，就点着他鼻子道：“这个小鬼！老王，你要多留神，别叫他弄坏了机子！”

两个人欢欢喜喜地把拖拉机开进地里去了。葛平独自沿着小道，上北山寻找父亲。

山里一派早春的景象。柳枝上鼓出米粒大小的嫩芽，山

雀儿踩着枝条晃悠，唱出欢快的歌。路边的草还是枯黄的，但枯草下面萌发着鲜嫩的草芽；一条长虫“嗖”地钻进草丛，把刚刚蜕下的皮搁在枯草上。果林里，桃、李、杏花正开得热闹，一片粉红，一片洁白，象天边的彩霞飞挂在树枝上……这一切对于葛平来说，是多么地亲切，多么地熟悉啊！

葛平一路走，一路看，不由回想起往事：一九五八年，他在东山公社当干事，雄心勃勃地打算“放卫星”。他负责的那个片，就是葛家庄。葛家庄的生产队长都报上高产量，就是父亲不吭声。葛平急了，自作主张地说：“四队的亩产量是一万五千斤！”父亲这时张开了眼睛，嗓门震山地吼道：“放屁！”

回到家后，父亲拿起一把镰刀，“匡唧”一声丢在葛平跟前，闷声闷气地说：“跟我走，割麦子去！”父子俩来到一片长势茂盛的麦田里，蹲下身子就割。割了一过晌，把这一块一亩多点的麦田拾掇了出来。父亲也不说话，领着儿子推小车，把麦个子全搬到场院上，然后推来磅秤，亲自在儿子眼前过磅。葛平心里纳闷：称麦子哪有这样称法的？麦粒没打出来，麦秸没铡去，并且还湿，这样称出的数字，算毛重还是算净重呢？……他没敢多问，只是帮着父亲把麦捆往磅秤上搬。老爷子满脸严肃，乌毡帽的帽檐里夹着一支破铅笔，手里拿着个烂小本，每称一磅，就把数字记下来。最后，一亩地的麦子全称完了，一共不到九千斤。老父亲拍拍小本，发话了：“怎么样？连麦秸称上还不到一万斤，你说说，一万五千斤的小麦该是怎么个长法？是光长穗，不长秸

秆叶子呢？还是平地里冒出一层麦粒儿？”

葛平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嗫嚅地说：“人家科学家计算过……还登过报……”

“见鬼去吧！庄稼人不能靠这一套过日子！”停了一会儿，父亲嗓子有点儿哽咽地说：“庄稼人的日子，难过啊！走错了一步，就会死人的！”

老人家说完这句话，嘴角就抽搐起来。他用力咬住自己的嘴唇，猛地转过身，匆匆忙忙地走了。儿子看见父亲走出好远、举起满是老茧的巴掌擦眼睛——他流泪了。葛平心里一阵酸痛，返身就往公社走去……

这事过去二十多年了，可是每当他要和父亲打交道，总是回想起这段往事。他告诫自己：要深入调查研究，要掌握充分的事实，这样才能说服他的农民老子。

葛平来到北山，一眼看见了父亲。他歪戴着乌毡帽，裤腿挽得老高，一双黑脚杆，深深地埋在刚翻过的泥土里。他是在犁地。牛拖着铁铧子在地头上休息，他自己却歇不住，瞅这空子拣地里的草根。他的手背皴裂了，看上去象一块老树皮，但十分灵活，一双手在泥土里摸来摸去，一会儿功夫就抓出两把草根。

葛平站在地头看了一会儿，径直向牛走去。他握紧犁把，甩了个响鞭，高声喝道：“驾！”那牛便抬起沉重的脚步，缓慢地走动起来。父亲听见动静，抬起头，正和儿子打了个照面。葛平笑了笑，高高兴兴地招呼道：“爹，歇会儿！”